

雾中漫步

张 梅

“雾”，双唇轻抿，这个字就随着气流发出，如同白色的莲花缓缓盛开。雾，是秋天的客人，像河堤上的芒花和苍耳都是秋天的客人一样。

去看雾，整整一个夏天未见，薄雾缥缈悠闲依旧，如行踪不定的旅者，一袭白袍，四海为家。雨、露、霜、雪于二十四节气榜上有名，可雾不在其列，雾来去自在，迷离飘忽，让我们的祖先无法捉摸，因此没有让雾成为某个节气的专属。

上午八九点的光景，城里的雾已经消散了，树林的雾还在缭绕、蒸腾。太阳不出，凉风不起，雾就缠绵不散，雾拥抱着秋日的树，像是想暖暖它们，寒露过后，树的枝枝桠桠明显萧瑟稀疏了许多，像走到岁月深处的老者，沧桑寒瘦。

树林是雾的仓库，或者说，树林兜住梦幻一般的雾，像兜住一个梦境，如果雾有旋律，那旋律与班得瑞的轻音乐契合，作曲家们流连于瑞士的罗春湖畔、玫瑰山麓和阿尔卑斯山，收藏自然之声，收集鸟啼，收集雨滴，收集薄如轻纱的雾，雾让旋律多了空灵纯粹之感，譬如《清晨》，譬如《安妮的仙境》。薄雾温婉，爱怜地抚摸万物。自然界的雾消散的时候，乐曲中的雾又轻柔地响起。

四野空寂，鸟在雾天翩飞，飞行时它们专注于飞，翅膀震动有力。飞翔的本领，鸟掌握得无比娴熟，鸟不会在雾里迷路，也不会树干上撞疼，鸟也不减速，姿势优雅，不像人驾车在雾中时，小心翼翼。如果像人在雾中谨慎缓行，翅膀忽而扇动忽而停止，鸟就无法飞。鸟喜欢天空，喜欢光明，喜欢自由，鸟见到天亮就开心，一开心就欢唱，也许是雾让鸟觉得天没真正亮堂，所以雾天不易听到平时在明亮的拂晓中美妙的众鸟欢啼。

鸟叫声稀，雾中林间安静，静得听到一片叶落声，比脚步重。枯叶飞下来，姿态拙朴，不像鸟天天飞，熟悉飞行，枯叶这一年才飞一次，掌握不好平衡，穿过迷迷蒙蒙的雾气硬生生扑向地面，叶片落下时，大多叶面朝向大地，似亲吻，如游子回到故乡，叶片落地，“嚓”太短促，“唰”显敷衍，“叭”过于沉重，用这些拟声词似乎不准，声音难以形容，在安静的林间，这落叶声是睡梦中轻微的梦呓。树枝俯瞰大地，计数着离枝的有多少片叶子，制定明年的新叶长成计划。

雾在草木丛生的树林不是无事可做。雾气弥漫着，天光不甚明亮，雾把杠板归的小果子擦得像蓝宝石，把商陆染得像红玛瑙。秋天气燥，雾把细密的水汽喂养土地，土地又输送给草木，像爱美的女子为了防止皮肤干燥给自己的脸上喷雾状的爽肤水。雾欣赏自己的杰作，久久不愿离去。覆在田地林木上的雾，如同一床软软的被子，蓬松软和，让人想躺上去。在江西婺源清晨，群山环绕的村落，晨起看到雾包裹着田地，雾气起伏伏，那时候，我以为婺源叫“雾源”。

草不动声色地忙着结籽，像农人，在雾天也不愿闲着。在寒冬统治大地之前，草把自己的籽实安排妥当，让风、鸟、虫帮忙，为了送出自己的孩子，野草没少操心。靠阳光，靠雨露，扎根泥土，草得以蔓延，生生不息，无人呵护，不需谁为它们遮风挡雨，秋雾来了，秋雨来了，草安顿好自己的籽实才疲倦地躺下，露出金子般的笑容。雾赠予草无数钻石，似乎替自然之神给草加冕，因为草在自己的一生中演绎着博大、勤勉、无私、顽强诸多美德。雾忙碌着，直到阳光升起。

荷兰的摄影家 Albert 喜爱拍摄雾，为雾守候，他说，当每个人都还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带着相机走进雾气之中，这会带给我一种平静的感觉。他拍摄的雾景色彩丰富，被初生的阳光染成淡金的雾，刚刚破晓时从地平线上升起青色的雾，在石楠花盛开的时候，浅紫色带有忧郁气质的雾。雾如此之美，人感觉自己在童话里漫步。

遇见真正的雾，越来越可贵。雾常有人入侵者，浑浊的烟，肆虐的尘混迹于雾，于是，雾成了霾。霾时常出没，像一头巨大的狰狞的兽，像灰色的网将世界笼罩，曾经有一场霾，在黑沉沉的深夜吞噬着房屋、公路，熟悉的回家的路变得遥不可及，车子像蜗牛一样在霾中前行，无以名状的恐惧席卷而来。粉尘、废气、浊烟正在喂养着这只可怕的巨兽。有霾的日子，变成一个个噩梦般的存在。

但愿，我们常能见到洁净的雾，而不是在乐曲中想象雾，在照片中触摸雾，在文字的描述中发出惊叹：啊，原来雾是这样的！



傲 娇 石晓红 摄

校园里的大水

雷 雨

网上不断有视频、图片传来母校遭灾的噩耗，水漫校园，汪洋一片。莘莘学子们急忙撤离教室，男孩子涉水而行，女孩子们乘坐冲锋舟，更有孩子们看着自己的课本、课桌被浸泡水中的绝望、无奈、伤心、无助，眼泪默默地流下了。

我们的中学校园本来在莽莽苍苍中原一座古城西边，紧靠着古城墙，城墙上绿油油的爬墙虎，父亲当年就是在这里读完高中的。进入新时代，校园搬迁，到了如今的校址，距离古城远了，在县城的西南一隅以前被称作黄营坡的地方。黄营坡是一大片低洼地带，有昆水河大致自西向东蜿蜒其间，也有一些村落横卧在河流两岸。因地面浩瀚阔大，曾经有一些国营农场在此铺展开来，当时的人们敢想敢干，热火朝天，居然依托农场，在这里办起了一所有着浓厚时代痕迹的大学，还引来不少天南地北的人参观学习。但进入新时期，这所大学自然也就偃旗息鼓寿终正寝了，但留下了大量的校舍，废弃实在可惜。于是乎，我们的中学校园就迁移到此，物换星移，时光流逝，不少学子从此处走向四面八方，而校园也不断扩大，起先是向东、向西铺展，再后来，居然跨过昆水河，在河的对岸也平整出一个偌大的校园来了。昆水河真是穿越校园而过的一条河流了。父亲大学毕业后，就在这样的中学校园里默默奉献栽桃植李，无怨无悔，直至退休。

回乡探望父母，就会陪着老人家慢慢悠悠地走在校园里的教楼前，操场边，树荫下，听着朗朗的书声，看着一张张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脸庞，经常会有时光倒流置身其中的恍惚。但更多的时候，是陪着父亲在校园附近的昆水河的堤岸上闲走、聊天。河水很浅，缓缓流淌。河坡地上，有勤勉的人开垦着一片片的田地，种植着色彩斑斓的各种植物，有粮食，有蔬菜，散漫开来，煞是喜人。某年深秋，过了小桥，沿河堤向西，放眼望去，正在丰收的原野，一望无际，金黄一片，在湛蓝的天空下，静穆，庄

严，微风轻拂，无一丝喧嚣。但在靠近河堤的远处，怎会突兀地出现一屋舍俨然的村落？父亲说，这是因为南水北调，从燕山水库边上搬来此处的一个村子，唤做硃裆店，校友白云霞就是来自这个村里的呢。毕竟是新村，整齐划一，街道规整。河堤之上，还建有亭子、小庙，村口有碑文，记述着村落到此的缘由、时间，令人油然而生沧海桑田之感。父亲常说，黄营坡以前经常出现水涝，但因为深挖了河道，经常清淤，这么多年来，昆水两岸，一切安澜。

但，岁在辛丑，似乎一切反常，新冠疫情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却时常还有反弹，令人烦心。而雨水也似乎特别集中，郑州与豫北的大雨滂沱，彻夜不息，使这样的一座中原大都市顿成泽国，死伤之重，损失之大，令人瞠目结舌。每天给父母通电话，进行微信视频。母亲说，今年的雨水太集中了，门前的积水已经到大门的台阶上了。但母亲不怕水，心里不慌，特别镇定自若，还给我说起1975年八月份的大水，那才真是数百年难遇的大水呢。还记得当年，爹娘捆扎木筏把屋子里的东西都放在木筏上的情景，真是历历在目。

在母校教书的同学信生说，哥呀，这水不是从昆水河里满溢出来的，是从西边扑过来的。早上四点多，已经有学生陆续进教室了，却发现，有水进校园了。刚开始，水势不大，只是慢慢蔓延，大家还不怎么紧张。但校园西边的院墙突然倒塌了，校园失去了屏障，这水就像瀑布一样往校园里灌啊。孩子们倒还冷静，在老师们的引导下，井然有序地往教学楼上撤退。许多女同学哪里见过这么凶猛的大水啊。等到中午，水势虽然稍缓，却没有降落的迹象。这个时候，上面决定，师生撤离。信生说，因为疫情，学校开学反复斟酌，这才刚刚稳定下来，又来了这么一场大水，咱学校也是一万多人的规模呢。

校园里的大水终究是要退去的，经历过这场大水的学弟学妹们在将来，一定会记得这场不速而至的大水，会成为他们求学生涯中的一次难得记忆。但愿大水早日过去，一切都恢复正常的岁月，静好。

